

新穿越


418

每一次遇见，她总要把琴音在碧绿山色中涤荡一回，
她要他记住的，不是指尖七弦，甚至不是她这个人，
而是时光褶皱中，她将一篇桐花细雨，深藏于他的青衫及广袖……

蝶雨蓝梦

著

DIYULANMENG
WORKS



血色蝴蝶

XUEDIE
YUYI 下

青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蝶雨蓝梦
著

御医血蝶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XUEDIE YUYI ①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UNIVERSITY PRESS

御医

XUEDIE
YUYI

目录上

楔子 一

- | | | |
|------|------|-----|
| 第一章 | 魂魄重生 | 9 |
| 第二章 | 大婚出丑 | 18 |
| 第三章 | 妙手回春 | 25 |
| 第四章 | 初入皇宫 | 29 |
| 第五章 | 侧妃心计 | 35 |
| 第六章 | 初次立威 | 42 |
| 第七章 | 救仆被贬 | 48 |
| 第八章 | 轩然大波 | 58 |
| 第九章 | 红鸾福星 | 75 |
| 第十章 | 医者之心 | 84 |
| 第十一章 | 命悬一线 | 89 |
| 第十二章 | 收服烈马 | 97 |
| 第十三章 | 劝阻婚事 | 104 |
| 第十四章 | 秦家茶会 | 115 |

第十五章	逸王毒发	129
第十六章	真相大白	146
第十七章	第一才女	155
第十八章	吾心无你	160

卷二
江湖篇

第十九章	路在何方	171
第二十章	雅阁断情	177
第二十一章	林府医病	186
第二十二章	圣雪遗部	201
第二十三章	燃眉之危	208
第二十四章	情为何物	219
第二十五章	智斗贵妃	231
第二十六章	侧隐之心	239
第二十七章	情意绵长	248
第二十八章	非玉魂醒	267

—— 目录上 ——

御血蝶
XUEDIE
YUYI



血蝶御医

XUEDIE
YUYI

目 录 下

第二十九章	帝王之家	277
第三十章	皇后暗访	303
第三十一章	难治其心	315
第三十二章	二次赐婚	329
第三十三章	缘来如此	341

卷三 大兴篇

第三十四章	太傅攀亲	353
第三十五章	蓄势待发	361
第三十六章	为铎求情	369
第三十七章	书房拒婚	376
第三十八章	莫道无情	383
第三十九章	动荡局势	392

第四十章	山林鬼医	397
第四十一章	不再放手	406
第四十二章	校场过招	420
第四十三章	再见青云	431
第四十四章	酒宴生变	439
第四十五章	米行无米	454
第四十六章	重阳宫宴	466
第四十七章	再降天灾	482
第四十八章	断然拒婚	499
第四十九章	危在旦夕	518
第五十章	羨煞神仙	532

目 录 下

御血蝶
 医蝶
 XUEDIE
 YUYI



第二十九章 帝王之家

好似已经过了许久，冯竖才返回房中，方一进来，便见南宫皓轩一脸肃穆地来回踱步，幽深的双目略有些焦躁的不安，似是神思游走，又仿若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令他一时间莫名生出些畏惧，缓步上前，低声道：“人已经走了。”

“没说其他的？”南宫皓轩不可置信地蹙眉斜视着冯竖。

冯竖摇了摇头，也是疑惑不已。

见此，南宫皓轩微微扬眉，如冰的面色略略浮上些玩味的不屑，犀利的眼神在冯竖身上扫过，最后沉声说道：“这倒是奇怪了，向来她们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怎么今日如此轻易便走了？”

“或许要回去禀明一切，才好再做打算！”冯竖若有所思，心中隐约有些不安，他只是说雨公子忽染恶疾恐怕不能前行，本以为轻舞定会要求前去探查，可不想既没有猜疑也没有盘问，听即便走，想来的确有些不正常，也的确让人费解。

“若是顺利的话，大抵什么时辰会到？”南宫皓轩忽然话锋一转。长时间的等待，银电熟悉的嘶鸣却始终没在耳畔响起，仿若时间停滞，一颗心紧紧揪在一起再也分不出半点空间。

“若是没有下雨的话，应该天黑前便会赶到，只是……这雨来得有些不是时候。”冯竖听着窗外肆意的雨点猛烈捶打着花窗，不无担忧，春日的雨便如此之大，恐怕今年又会有一场浩劫天灾了。

“本王出去一下，你好生照顾着。”南宫皓轩说完，不舍地又向床上静默的人多看了几眼，几番凝注后，才垂了双睫，转身坚毅地迈出了步子。

“外边雨下得正大，圣主此时又情况不明，轩王这是要去哪里？”冯竖几步追上并顺势拉住他的衣角。

“本王所作决定向来不会因为他人劝阻而有所改变，若她醒来问起，你自当知道如何应对，此番本王要去做的事情，于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南宫皓轩冷冷的声音直逼到眼前，强拂下冯竖拉着他衣襟的手，声音沉静，不容置疑。

“既然轩王执意不肯相告，那么请允许我与您同去，也好有个照应！”冯竖双手抱拳，微低着头，心中笃定此去定当凶险，观他对圣主一片情深，自然不会罢休。

南宫皓轩来回踱了数步，偷眼观看冯竖神情，丝毫没有松动。终于点头应下，只待冯竖经过他身边时，手掌蓄力一个迅速猛劈，只闷哼一声，冯竖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南宫皓轩眸色空远，牵着炽烈出了醉林楼，向着中城驰去。

乌黑浓密的云朵黑压压地笼在皇宫之上，有些压抑。突然，天际一个惊天霹雳，震得整个皇宫如地震袭来般，猛烈晃动了几下，刺目的闪电紧接着划破天际，天瞬间又亮了一下，似鬼魅一般撕裂着浓沉的黑幕。

御书房内，昏昏欲睡的楚云铎一个惊悸，惊恐地抬眸望去，御书房的窗户不知何时被风吹开，又或许一直就没有关上，冷风肆虐摇着窗猛扇了几下，噼啪声。他起身走到窗前，一阵寒风带着湿润的水汽再次袭来，身子一个激灵，蹙眉看向窗外。

关上窗户重又坐回桌前，环视四周，不免长叹一口气。独自守着这沉闷空荡的御书房甚是无趣，桌上堆积的奏折早在仁帝离开皇宫前都处理妥当，根本不需他再多做什么。望着码放整齐的书桌，不自觉地生了丝丝缕缕的悲切，心也在这一刻变得沉浮不定。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的天气，想来父皇晚上会留宿护国寺吧？

楚云铎暗暗在心底悻悻，本来以为父皇去往护国寺，朝中琐事定然不会少，应该会是忙碌的一天，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今日所呈递上来的奏折少之又少，可以说根本没有，就好像群臣商量好了一般，瞬间便将他一颗亢奋的心无情地摧

毁，一直跌落在没有终点的黑夜里。

更令他心中不悦的是，几位新提拔的大臣竟暗自结伴偷偷前往校场，与阿祈商讨应对四大藩王反叛一事，心一刹那怦然落下，仿佛听到了心碎的声音。自阿祈大败轩王凯旋，他总隐隐觉得自己正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团团围住，沉重的一切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承认自己不是个抱负远大的人，亦不是可以为幽国驰骋疆场的人，之所以现在还待在这太子之位，所凭的不过是父皇的照拂以及朝中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所组成的太子党的支持。

只是这一切，作为太子妃的穆惠兰可曾了解？常人羡慕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不过是做给群臣百官以及天下百姓看的。其中的乏味与冷漠或许只有当局者才能知晓。这样想着，楚云铎猛烈地吸了一口气，眼前豁然一亮，猛地站起，红绣！怎么竟将她忘了。

一想到红绣，楚云铎的心就无由多跳动了几下，呼吸好似也变得轻松起来。初时相见，只是街市上的匆匆一瞥，却仿若早已相识许久，孤陋的心瞬时为她敞开了一扇大门。那样一位女子，仿若是上天故意赐给他的礼物。曾经那个一身清幽之气的墨非玉为他一直压抑孤寂的心注入了一道亮色，只是再如何那也是他的弟妹，无论怎样都是他不能碰触的人，故而他仅仅只是远远瞧上几眼便已知足。而红绣与她不同，往往自己一个眼神，红绣便知他心中所想。

红绣令他深深沉迷，而这一切也是以温婉高贵著称的穆惠兰所不能给予的。

匆匆开门唤来阿威，沉声吩咐：“褪去衣服，若有人来御书房，不用开门，只说皇上下了密诏，若无要事，还请等太子处理完再行通传。”

阿威得了吩咐，赶忙去脱衣服，脱到一半突然一顿，狐疑地瞪着眼看向楚云铎，不觉担忧起来。向来稳妥温婉的太子自从与红绣暗里生了情愫后，人便变得越发不上道，再听他这样吩咐，情知必定是奔着那红绣而去，赶忙劝阻，“太子可是要偷偷出宫去寻红绣姑娘，万万不可，还请太子三思，皇上离宫，万一朝中发生什么大事，可要如何？”

“宫中距离伊春院也就区区几条街巷，若真要是发生何事，以你的功力，自然会很快赶来，你照着吩咐去办便好，今日我心中已经堵得很，莫要再多言相劝！”楚云铎改了往日温婉的笑容，眼光微凛，语气冷厉。

被楚云铎这番怒斥，阿威只能无奈地点头。

与阿威互换衣服后，楚云铎满心欢喜地执了令牌出宫。

一路走来，还好只是打雷，楚云铎突然觉得今日是那般刺激，仿若这二十几年是他最为开心的一件事，令他一直紧绷着的神经在这一刻松懈下来，抬头望了望黑沉的天，他深吸了一口凉气，挑了成衣坊换了一身长衫，这才向着伊春院方向疾走。

刚至伊春院，或许因为天气的原因，生意不如常时，门外只稀落停着几辆华贵马车。这样倒也好，乐得清静。拾级而上，眼尖的龟奴赶忙迎上来，谄笑着殷勤道：“楚公子怕是来找红绣姑娘的吧？快些进来，这天黑成这样，雨说下便下了。”

“你？”楚云铎抬眸，审视着龟奴，“面生得很，新来的？”

龟奴低头，唇角浮上一抹令人生寒的笑，低声应道：“是。”

故意避开他人，经一处堂内花圃，二人才绕道上了二楼楚云铎专门包下红绣的闺房。

轻轻推开房门，心下赫然一紧，红绣神情淡漠，坐于琴前，素手纤指缓缓奏出几声极为哀切的调子，似乎被这阴沉的天气所左右，楚云铎只觉心下似有巨石堵着，几步奔上去紧紧拥住她，柔声道：“绣儿，我来了！”

“公子！”轻柔的一声，霎时软了楚云铎的心骨。

没有多余的话语，红绣慢慢转过身，一双美目一刻也没有离开楚云铎的脸，声音却带着几分哽咽，似喜似悲，“我这就吩咐丫头……”

“不急！”楚云铎只觉胸膛内似有一团炽热的火在烧。

“我想你。”红绣低声轻诉，一双纤手在他身后越抓越紧。

楚云铎赶忙一个蓄力环腰抱起她直奔红纱帐，轻手一挥，房内瞬间便浮上一丝浓沉的暧昧。

一番云雨，楚云铎仍意犹未尽，身上汗滴如雨，染着红绣的体香，望着身畔娇羞如花的红绣，楚云铎忽然有一种想要留下的冲动，这样想着，低语道：“在想什么？”

红绣眸光闪躲，急忙道：“没什么。”

“今晚我留下。”

低沉的声音之后，红绣微乱的双眸更加慌乱，“不，公子不……”

“我留下，你不高兴？”楚云铎满腹疑惑，直起身子，直直看着她。

“我……”红绣眸光闪躲，想到龟奴在送楚云铎进来时对她的暗示以及带着

几分威逼恐吓的阴寒目光，浑身惊颤几下，低语道，“高兴。”

直至傍晚，二人才用了晚膳，楚云铎因为高兴，一时多饮了几杯，只觉眼前晃了几晃，视线渐渐模糊，脚底也有些绵软，头似乎越发沉重，在红绣的搀扶下无力地躺回床上。

红绣在他耳边轻唤了几回，不见楚云铎起来，急忙开了房门，交给一直候在门外的龟奴一张揉皱的纸，再次掩上房门，脱去身上的衣裙，情绪复杂地躺在早已不着一缕的楚云铎身旁。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淌，夜色渐深，窗外的雨终于倾盆泻下，溅起一地水泡。

几近午夜时分，皇宫内忽然一声惊呼，“不好了，雅筑宫走水了！”

一时间，雅筑宫内火光冲天，映亮了大半天空，宫内太监侍卫宫女慌乱不已，众人都不敢上前去救火，好在刚下过雨，火势很快便得到控制。

长乐宫内小孟子得了消息，一边护着闵太后，一边差人前往御书房去寻楚云铎，房内的阿威听闻敲门声，立时担忧不已，犹豫着开了房门，前来通传的小太监赶忙冲进御书房，不见楚云铎人影，不觉生了疑，急道：“太子哪里去了？”

“这，太……好像，那个太子他如厕去了。”阿威支支吾吾挑了这么个听上去还算是合理的借口，猛然又想起这时候长乐宫的人前来究竟为何？连忙追问，“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雅筑宫走水，此时情况不明，若太子如厕回来，还请快些赶往雅筑宫！”小太监话还没说完，便一溜烟奔了出去。

意识到此事的严重，阿威赶忙提了内力，翻了宫墙，只是未待他赶到，伊春院那儿便又生了乱事。

前段时间，朝中有大臣向仁帝请旨，帝都之内，世族公子同朝中大臣经常留宿烟花之地，常常因此耽误了正事，长此下去难免不会乱了朝纲。仁帝思前想后，所提甚有道理，下旨一道，大意是着京畿司严查夜半留宿烟花之地的朝中众臣以及世族公子，一旦查明，不论原因一律严办。

伊春院外火把通明，京畿司一晚连查几家青楼，所获颇丰，直至京畿司的人破门而入，楚云铎竟还在床上搂着红绣睡得正酣。

仁帝眼见雨停，因为实在不放心朝中之事，匆忙连夜启程。甫一回宫，顿时

震怒不已，雅筑宫烧了大半，仅留的半壁也早已乌黑一片，强忍心中不断涌上的怒气，匆忙着人去御书房寻楚云铎，可哪里还有半个人影，不觉怒火更甚。而更加令他恼怒的是，今夜京畿司呈递上来的查抄青楼的人名清单上，竟赫然有“楚云铎”三字。

雨再次袭来，风也有些急，御书房内烛火忽明忽暗，人影幢幢，来往诸人，进退无声。猛听仁帝一声，“拟旨，即日削云铎太子封号，严办！若有他人求情，一律收押。”

早朝已过，天却黑得异常，雨断断续续已经下了近一夜，闷雷滚滚，震动着琉璃重瓦，仁帝在御书房内左右踱步，如困兽一般，身前十几名太子党大臣匍匐跪地，人人汗出如浆，口中大呼：“望皇上念及太子初犯，从轻发落，废太子一事万万不可！”

雨声渐急，整个皇宫充盈着浓浓的焦糊味，墨守成规如针芒，不停擦着额上沁出的冷汗，只觉此刻喉中如烧着一把火一般，他偷偷观察仁帝神情，暗自揣测若此番仁帝真要严办太子，恐怕作为太子太傅的他也难免不会跟着遭殃。

许久，仁帝霍然回身，众位大臣见此，赶忙叩首。冷眼一一扫视过去，御书房内再无半点异声。为首的户部侍郎袁思远磕头颤声道：“臣请皇上……念及太子年幼无知……”

仁帝猛然喝道：“年幼无知？朕倒要问问你袁思远，何为无知？何为年幼？位在太子，不思进取，做出夜宿烟花之地的龌龊事，竟还……”说至此处，仁帝忽然觉得心痛难当，日日喊着严办夜宿的世族公子朝中大臣，不曾想今日自己的皇儿竟也如此，无奈地微合双眼，长叹了一口气，仁帝接着道，“那女子还怀有身孕，朕倒是问问你，如何叫朕从轻发落？”

一旁的穆天林低着头急忙接道：“既是青楼女子，又怎么知道腹中胎儿定是太子的？依臣愚见，趁着此事还未至满城皆知的地步，皇上不如将昨夜负责查抄的人皆数连升三级，调离帝都。再以历练太子之名，将太子暂时禁足，令其反思，断了那女子的念想直至事情平息……”

“混账！”话未说完，仁帝勃然怒道，“朕已经派人查过，未遇太子前那女子只卖艺不卖身，被太子包下的这三月来也从未让其他男子近身，这腹中胎儿不是太子的又是谁的？”

穆天林以额触地，“既是青楼女子，难免不会与人暗度陈仓，保不准会借着

孩子想攀龙附凤，请皇上三思！”

其实现在穆天林才是最应该动怒的人，自己的女儿穆惠兰知书达理，仪态万方，天生一副国母相，论才论貌哪点会比不上一个青楼女子？昨儿负责查抄的人中正好有他的故交，眼见太子被人强行泼了一头冷水，刚醒转便被带往京畿司盘查，赶忙偷偷差人去了穆相府，大略说了这事。

听了后，穆天林也只当是与太子相像的人，那墨太傅的幺女一觉醒来便熟知医术，人也变得神采奕奕，这样费解的事情都能发生，与太子同名同姓又相貌相似的人难免不会有。再者说，太子此时正应该在御书房，于是他倒也没放在心上。

直到阿威神情慌张地寻他，他才知事情千真万确。左右思量，虽说这心中抑郁难忍，但太子毕竟还是自己的女婿，就算有错，现在也不是追究的时候，一旦连累了自己的闺女，事情便不好处理。当下，他便由阿威陪着去了伊春院，却百般寻不到红绣，方寸大乱之时，猛地想起墨守成还有太子党众人。

仁帝长袖一甩，冷冷地道：“你们都给朕听清楚了，太子咎由自取，此事只待审过那女子后再做论断，在此之前你们谁也别再劝朕！”

“皇上！”穆天林痛呼。

“皇上！”众人叩首跪劝。

仁帝充耳不闻，只一声毫无余地的怒喝：“还不快退下！”

眼见仁帝盛怒，袁思远与穆天林等人再不敢多言，众大臣匆忙叩头退出御书房。

一阵邪风撞上窗棂，哐地将窗扇吹开，一抹身影落在仁帝眼中，激起他眼底无数柔情。

皇后今日着了白衣，头上未有一丝装饰，已然罪妃般跪叩在急骤的雨中。仁帝顿时心下一凛，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落下，激起心中涟漪片片。他唤来常贵执伞出去，却并没有移步走出御书房，只静静地负手于房内，凝望着跪在地上早已湿透的皇后，无奈地叹口气，狠下心关了窗，不再多看一眼。

雅筑宫走水的原因还不曾查明，究竟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为之，他不清楚，而更让他失望的是楚云铎。虽然为人儒雅，论及勇猛果敢不及阿祈，论及睿智聪颖不及阿逸，尽管如此那毕竟是他的皇长子，再怎么说他还是不希望有废太子一事发生，但是今日这事……仁帝重重地拍了一下书桌，神情凛然，实在太令他失望！

咏春殿内一派祥和静谧，蓉贵妃神情慵懒地假在榻上。晴妃谄笑着上前道

贺：“恭喜姐姐，我方才听说皇后正在御书房外跪着呢，这次估计那无能的太子想要翻身都难了！”

蓉贵妃忽然挑了下桃花眼，目光冷冷地看着晴妃，面色不改不见一丝喜色，冷冷打断她的话，“妹妹这话听着怎么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这太子再无能那也是皇上的长子，皇上又岂会忍心废掉？哪回在园子中见到，太子不是恭恭敬敬的，妹妹怎么忍心这样落井下石？依我看，太子只是年少无知一时糊涂，一旦真心悔过，这皇上定不会如此无情。另外，皇后的事情岂容你我在此妄自菲薄，莫要忘了当年的事！”

晴妃不自然地笑了笑，也没再多说其他的话，心中恨恨道：装蒜！其实你巴不得皇后能一并被皇上治罪。

这几日下来，目睹了蓉贵妃的各种手段后，晴妃心中越发不安。上回，楚佳茵无意与她聊起当年之事，细细回想，好像当时她会斗胆想要陷害皇后，蓉贵妃在背后的怂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才会因此惹恼闵太后落得今日下场。到底是自己的女儿心细贴心，若非她，想来现在自己还会一直念着蓉贵妃的好，当这个蛇蝎毒妇是自己的姐妹，自己的依靠，唯命是从。

想到这里，晴妃眼中闪过一抹冷厉，带着从未有过的嫉恨。要不是她现在还需这女人罩着，她才不会出力不讨好地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她的冷屁股。只恨自己当初一步走错现在才会低人一等。但是这样的情况还会远吗？

答案自然是不会！

若哪日得了机会能再得皇上宠幸，她的那些私密暗事再被自己一一抖出来，看她还坐不坐得住！

“晴妃这心中莫不是不服气？本宫可不是个好欺的主儿，更不是个蠢笨的人！本宫奉劝你一句，最好不要和本宫玩心眼耍心计，你背着本宫做了什么，不要以为本宫不知道。本宫既然可以将你捧起来，自然也可以让你摔得很惨！”蓉贵妃冷冷的话语，不见一丝温度，眼中尽是狠戾，见晴妃脸色瞬间煞白这才满意地冷笑两声。

“纵使借妹妹几个胆，妹妹又岂敢对姐姐生了异心，这些年，姐姐难道还不了解妹妹的为人吗？今日倒不如借着这事儿向姐姐表个态，妹妹对姐姐真正是绝无二心呀！”晴妃神情激动，头微垂着，似是慌乱不已。

蓉贵妃笑着摆手道：“我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妹妹不必当真！咱们姐妹之

间，话重了轻了也没什么的。若无事，我身子乏了，回吧。”

“好。”晴妃敛着慌乱的心绪随轻舞退出咏春殿。

走到御花园时，才抿唇扯出一抹浅笑，却令旁边擎伞的宫女一时惊悚，迎上那双透着寒光的眸子，立即诺诺道：“娘娘好久没笑得如此美艳了。”

“心中敞亮自然笑得自在！”晴妃眼波一抖，望着密密的雨丝，手上用力扯着丝帕。凭借皇上对茵茵的喜爱，重获圣宠应该并不难，而且茵茵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轻舞回到咏春殿时，林苍雪已从屏风后出来。

“苍雪恭喜姑母又进了一步！二哥此番定然会是太子的不二人选。”林苍雪满面喜色。

“要不是你这鬼机灵，想来今日这事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次若能将楚云铎从太子位子上拉下来，你功劳最大！不过，只怕红绣那丫头会觉出异常来为他辩白！”蓉贵妃温柔地瞅着林苍雪意味深长地笑着，显然对于她所做的一切很是满意。

“姑母不必担心，既然已经促成了这事，苍雪虽不敢说有万全的把握，不过想要翻身也不是那般简单的事情！到时只怕皇后与太后越是想要插手越是会惹恼皇上。”林苍雪淡声道。

“很好！”蓉贵妃笑容艳丽，拉着她的手，“这锅汤加的作料越多才会越有味！我相信你有这个能耐，就像，不知何时，你收买了这宫中人，在雅筑宫放的那把火一样。”

“苍雪自然知道越乱咱们的胜算越大，如今苍雪只一心盼着二哥早早成事。只是，那雅筑宫失火可不是苍雪所为，也许是天助姑母也说不定。”林苍雪娇柔一笑，随即又起身福礼，“姑母若无其他吩咐，苍雪便先回去了，近来逸王的脾气当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一早便进宫密见蓉贵妃，知道她一手策划的事情已于昨夜成了半成很是高兴，只不过因为晴妃的到来耽误了些时候，再不回去恐怕楚云逸因此生疑而坏了大事。

“回吧！”蓉贵妃半眯双眼，从榻上起身，略整官装，娓娓道，“我也该去劝劝皇后这个傻女人了！”

醉林楼因为天气的原因暂时歇业，莫非雨直至天明还没有醒来，冯谦隐隐有些担心，赶忙追问：“圣主为何还没醒来？”

圣水蹙眉略微思索一番，“圣主的脉象并没有异常，与常人无异。应该是近来太过劳累才会如此，只是此时我倒是担心圣天。”

“刚才我去看了一回，大哥早已醒了，除了头还有些沉外倒没其他不适。轩王不知此举有何意图，下手实在有些狠！”冯谦不免担心起南宫皓轩来，听冯竖说是昨天傍晚前离开的，直至此时还未回来，究竟去了哪里？

“若不下狠手，圣天又怎么会昏到咱们回来？轩王此举定是事出有因。”圣水神情凝重地望向床上躺着的莫非雨，心中隐隐作痛。

这次前来，她才真正知道，他们的圣主是个多么美丽动人的女子，与圣雅公主真的好像。这样清秀貌美的女子就是她看着心里也顿生留恋，难怪以冷酷著称的轩王会为了她而留在幽国。只是有些话她心中清楚却不能说出来，常人是不会突然间便好似两人一般自言自语神情呆滞的，此种情况医书上有过记载，好像是“失心疯”，发病者在发病期间行为会不受自己控制，诱因可能是因为心里的承受能力小于外界的压力，所产生的心理、行动、意志等的扭曲，又可能是因为长期处于一种极度的压抑之中，而治疗起来只有一个字：难。

“你这是怎么了？来时便神情恍惚，难道……”冯谦见圣水许久不曾言语，轻轻推了推，关切道。

圣水未语，只叹了口气。

“难道圣主这病真的很重？真的没法治？”冯谦一脸焦急，语气也有些急。

“这事难说，毕竟你与圣天都不是亲眼所见，还是得轩王回来才好下定论。另外我觉得应该派人联系圣日。”圣水无奈地摊手，随后兀自走向门口，“我去看看圣天，要不要一起？”

“现在到底怎么个情况？你们这些人做事可真是急死个人！”冯谦面色一沉，几步追上，脸上因着急而泛着红色，“大哥的事不急，你倒是快些照实说！”

“依我多年经验，当然这也不一定准，圣主可能是失心疯。”圣水被冯谦逼得无法，只好照实说，带着不舍望向床上静静躺着的人，故意躲避冯谦投射过来的探寻目光，这样的情况叫她怎么忍心再说下去？

“圣水，你刚刚说什么？”门外冯竖顾不得脑后的疼痛，推门进来。他们刚

刚说了什么，他没有听清楚，但是“失心疯”他倒是听清了，这样的病怎么会如此无情地找上圣主？

“失心疯。”圣水垂着眼帘，面容痛苦地低声道。

“能不能治？”冯竖与冯谦异口同声问道。

“这……难说，还是等请示了圣日再做定夺吧。见你无事我也就放心了，不如我们静等轩王回来！”圣水故作轻松地拉他二人在桌前坐定，只不过三人各怀心事，面面相觑不觉都长叹了一口气。

三人在房中又等了些时候，才见南宫皓轩满身湿透地回来，立刻围了上去，圣水关切道：“轩王一身湿透，不如先回房换身衣服。”

南宫皓轩一进来，就迎上圣水一双泛着灵光的杏眸，冲他几人摆手。见圣水已至，他悬着的心倒慢慢放了下来。望见依然昏迷的莫非雨，他这才急不可耐地问道：“究竟是何原因，怎么到现在还没醒来？”声音隐隐带着急切，显然已是非常担忧。

三人面面相觑神情不安，暗自思量这话要如何回才可瞒过心思缜密的轩王，最后还是圣水上前道：“圣主只是太过劳累所以才会一直昏迷，已经派人去找圣日了。”

南宫皓轩面色一凛，目光如炬将圣水上下打量了一番，沉声质问：“还请水护法一切照实说，莫要隐瞒！”

“这……”冯竖与圣水面面相觑，方支吾附和，“还请轩王莫急，圣水已为圣主号过脉，的确与常人无异。中间圣主也……醒来过一回，问了轩王去了何处，亏得我们瞒着这才放心，服了圣水开的药再次睡下。此番寻找圣日，实属圣雪族内部秘事，不能如实相告，还请轩王莫怪。”

房中一度寂静无声，只听到窗外雨水的噼啪声，雨越下越大，南宫皓轩的心也跟着越来越沉，沉到连呼吸也有些凌乱急促，凛冽的眸光冷冷地在三人身上一掠而过，倒也没再多加追问，只是蹙着眉，轻柔地为她拢了拢额前微乱的青丝。

本就是急性率直的冯谦，实在是看不下去，将目光移到别处也不去瞧冯竖与圣水，默然转身冷冷道：“要瞒你们瞒，我是看不下去了！”

“阿谦——你胡说什么呢！”冯竖赶忙拽住冯谦，面色一沉，小声喝道。

冯谦回身蹙着眉，死死地盯着近在咫尺的冯竖，唇角不自然地牵动两下，想